

河北大学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
河北省乡土文化与艺术研创基地资助出版

保定乡土艺术研究丛书

刘宗超 主编

李文岗 著

燕下都瓦当 图形研究

YANXIADU WADANG
TUXING YANJIU



■ 河北大学出版社

河北大学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
河北省乡土文化与艺术研创基地资助出版

保定市乡土艺术研究丛书

刘宗超 主编

李文岗 著

燕下都瓦当 图形研究



河北大学出版社

· 保定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下都瓦当图形研究 / 李文岗著. — 保定 : 河北
大学出版社, 2017. 10
(保定乡土艺术研究丛书 / 刘宗超主编)
ISBN 978-7-5666-1232-8

I. ①燕… II. ①李… III. ①瓦当(考古)—研究—中
国—燕国(前11世纪-前222)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838号

燕下都瓦当图形研究

选题策划: 杨显硕
责任编辑: 韩立霞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七一东路2666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240mm 1/16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10.25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1232-8
定价: 32.00元

总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文化精华形式的艺术具有鲜活、形象的特征，对塑造人民美好生活和培养审美情趣起着重要作用。而乡土艺术则是艺术的母体和民族文化之根，她体现着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文脉。在当今时代，对地域乡土艺术的整理、研究、保护、传承，是展现地域特色和历史文脉的重要途径。乡土艺术越来越成为地域软实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地方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保定是尧的故乡，是一座拥有 3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清代以来至公元 1968 年前，近 300 年为直隶和全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至今存有丰富的乡土艺术资源。保定市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享有“中国民间音乐之乡”“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之乡”等美誉，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技艺等乡土艺术形式。但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从“乡土”到“混凝土”，这些艺术形式却勉强延续，传承举步维艰。对它们的整理、研究、保护、传承，成为延续保定历史文脉，传承地域特色的重要举措和文化责任。

河北大学坐落在保定，对研究、保护、传承保定乡土艺术义不容辞。乘河北大学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一省一校”“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结合我校艺术学科优势，挖掘保定乡土艺术的学术意义，强化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成为河北大学文化艺术研究者所应肩负起的文化责任。正是基于以上思考，2013 年 5 月，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向保定市和河北大学郑重提交了筹建“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暨保定市乡土艺术陈列馆”的论证报告！报告得到了保定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批复：“实现校地联合，依托高校优势和地方文化资源，保护、整理、发

掘、弘扬好古城文化是一条好路子，应予支持。”保定市委宣传部领导密切关注，积极筹备，多次到河北大学调研推动。河北大学主要领导亲自研究制订活动计划，为大力推进基地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河北大学为此在全校召开了相关部门的筹建协调会。我院组织学术骨干，在暑期深入曲阳、易县等地实地考察了定瓷、石雕、泥塑、吹歌、刺绣等乡土艺术形式，又先后赴石家庄以及蔚县、阳原、宣化等地考察，并在河北大学举办了相关前期成果专题艺术汇报展。汇报展得到了省内外领导专家的充分肯定，反响强烈。保定市先期投入资金予以支持，各项筹备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4年3月18日上午，“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揭牌仪式暨乡土艺术展览、演出系列活动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举行。该活动由中共保定市委、保定市人民政府、河北大学主办，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承办，内容包括揭牌仪式、“乡土乡音乡情——唱响保定故事”文艺会演、“首届保定市乡土艺术成果展览”三个项目。此举首开河北省乡土艺术研创先河，“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成为河北省首个乡土艺术研创基地。该活动通过鲜活、质朴、纯真的保定乡土艺术作品，“校地联合”的运作形式，震撼了古城保定，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活动期间，河北省、保定市相关领导相继参观展览，并对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保定市宣传部门多次组织团体参观展览，半月的展期，观众逾万人次。对此，媒体纷纷大力报道活动盛况。《河北新闻联播》以《河北首个乡土艺术研创基地在保定成立》为题对活动进行了专门报道。《保定日报》在头版头条对活动给予了报道，并两次专版报道文艺会演和乡土艺术成果展览中的精品力作。保定电视台分两次专题报道采访活动。网络媒体更是实现全覆盖，信息传遍了全国的主要网站。其后，组委会还专门为本次活动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系列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继承和发展保定的乡土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校地结合，弘扬乡土文化，展现民间风采。用乡土艺术演绎“保定故事”，组建精英团队，提纯打造保定“文化名片”，是我院开展保定乡土艺术系列活动的基本思路。为此，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发挥自身在艺术设计、音乐、舞蹈、美术、影视与戏剧、动画等方面的综合学科优势，全方位、立体式整理保定市“乡土艺术”资源。发动学院高端研究力量，对进入保定市乡土艺术中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技艺等项目及传承人，

进行系统的调查、记录、研究，建立研究档案，积累口述材料，从而撰写系列学术专著，提纯保定文化艺术的学术形象和艺术精神，成为我们艺术研究“接地气”之举。

本丛书在2013年12月以“项目制”方式启动，我院一批专家学者热情投入，深入保定市各县市区乡土艺术实践之中，调研采访，整理记录，扎实研究，学理提升，反复研讨，做出了这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渗透着保定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县市区的倾力支持，渗透着河北大学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是河北大学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所有成员的心血结晶，也离不开河北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出版人员的辛勤汗水！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民间出高手，民间有绝招，乡土艺术充满着无限生命力和原创性！

为我们生存的这方热土做事，为这方热土上的人民做事，我们大家的明天会更加充实而精彩！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河北大学保定市乡土艺术研创基地主任

刘宗超

2016年6月

前言

最初想写这本书是源于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一楼展厅的定瓷和瓦当陈列室，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瓦当和瓦当上的图形。来到河北大学 20 多年了，先前对刘德彪和吴磬军两位先生关于瓦当的收藏与著录也早有耳闻，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看到两位先生的收藏。摆在一楼陈列室的藏品应该是吴先生关于瓦当这块儿的全部家当吧，至少在他的两部书里发表的图片在陈列馆里全看到了。藏品上的图形确实让人震撼，图形所传递出的美感信息一点儿不亚于我在敦煌、陕西等地看到的壁画、雕塑等艺术品。古人对于形的认识非常敏感，对于形式语言的把握很到位、准确。你如果认为古人只是靠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这些栩栩如生的瓦当图形当中，形的提炼不管是夸张、简练还是烦琐，其各个要素之间都处理得非常恰当、娴熟。如果按西方分析学和逻辑推理来看也“样样在理”，按圈里的行话来说就是看着舒服。经常会陪朋友和领导看瓦当藏品，看得多了，就想写点什么。但对燕下都瓦当这块儿毕竟了解得少，又不是自己的专业，真要写一本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真正下决心来写这本书还是去年 6 月左右。当时，我试着打电话问刘德彪先生可不可以写一本关于燕下都瓦当图形方面的书，最好比照青铜器图形来写，可能资料多写起来容易些。刘先生说可以，这个题目还不错。于是找机会约了刘德彪和吴磬军两位先生谈了谈我的想法，两位先生都给予我很大鼓励。等真正着手开始写这本书时自己真的傻了眼，因为我在拜读了两位先生关于燕下都瓦当著述和相关文章之后，感觉先前的想法很是幼稚，我想说的东西在他们书里全说了。现在想想也是年轻，没好好了解，就把自己想法说出去，当初自己觉得构思想法还挺超前，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这大概也是年轻人经常犯的错误吧。那怎么办，刘先生、吴先生把他们的资料都给了我，吴先生甚至把他的研究成果的电子版都拷贝给了我，

我只能硬着头皮一边学一边写，故前三章借鉴了两位先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后三章结合自己所学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比如，对称结构，空间结构，正负形的处理，点、线、面的营造以及从图形角度观察分析这些图形之间形成的脉络等，虽未必符合考古学逻辑推理和验证，但至少是图形反馈给我的信息。其实一个图形的出现是相当复杂的，它涵盖了自然、人文、社会等诸多因素。抛开其他因素，如果单从一个绘画者的角度来分析，情况可能就简单得多。按绘画里的说法，就是在半临摹状态下跌跌撞撞完成了这本书，但愿这些观点和角度能够有些新意。书里肯定有些大小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著者

2017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燕下都瓦当的出土与研究	(1)
第一节 燕下都遗址、遗迹、遗物概述与文献记载	(1)
第二节 燕下都考古与瓦当出土	(7)
第二章 燕下都瓦当纹饰内涵与变迁	(44)
第一节 燕下都瓦当的纹饰分类	(44)
第二节 燕下都瓦当的纹饰题材	(84)
第三节 燕下都瓦当纹饰的艺术特征	(90)
第三章 燕下都瓦当饕餮纹饰研究	(97)
第一节 饕餮纹的来源和意义	(97)
第二节 燕下都瓦当饕餮纹饰的来源与意义	(103)
第三节 从青铜器纹饰演变到瓦当纹饰	(111)
第四章 双龙饕餮纹饰空间结构	(115)
第一节 图形呈对称结构装饰感强	(115)
第二节 图形空间布局	(119)
第三节 正负空间处理	(123)
第五章 卷云饕餮纹饰空间结构	(126)
第一节 重复的卷云形象弱化了兽面主体	(126)
第二节 卷云饕餮几何形态及空间力感	(129)

第六章 双龙饕餮、卷云饕餮、山形饕餮和山云纹图形之间关系	(132)
第一节 双龙饕餮和卷云饕餮之间关系	(132)
第二节 卷云饕餮和山形饕餮之间关系	(140)
第三节 山形饕餮和山云纹之间关系	(147)
主要参考文献	(150)

第一章 燕下都瓦当的出土与研究

关于燕下都的兴建与作为都城的年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周初武王封召公奭于燕，仍留其周王室辅政，以其元子克就国，其都城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一带，经考古证明已成共识。《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世本》曰“桓侯徙临易”^①，《水经注·易水》曰“文公徙易”^②。关于“临易”和“易”，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说为今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③，一说为今河北省容城县的“南阳”和“古贤村”一带^④。关于桓侯徙临易和文公徙易时间，史学界认识亦不一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者去揭示和证实。根据对相关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和目前所见考古资料的支撑，我们这里依从前者之说，即“临易”“易”为今燕下都遗址，且徙都时间为春秋时期。这里，对燕下都故城遗址考古历程和瓦当出土以及收藏研究等，做一简要综述。

第一节 燕下都遗址、遗迹、遗物概述与文献记载

本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部门对燕下都遗址考古发掘成果，

① 《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世本》云：桓侯徙临易。《史记》标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1页。

② 段熙仲、陈桥驿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1页。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8～421页；石永士：《姬燕国号的由来及其都城的变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④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7～328页。

并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①关于燕下都遗址的介绍,以及一些相关文献资料,对燕下都遗址、遗迹、遗物进行简要概述。

一、关于考古发现的燕下都遗址、遗迹和遗物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县城东南 2.5 公里处,坐落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故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约 8 公里,南北约 4 公里,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如果我们将眼界放宽到燕下都城外已被勘察与发掘、发现的遗存,如故城以北的老姆台 1 号和 2 号夯土建筑基址,故城以东的 3 号、4 号和 5 号夯土建筑基址,故城以南的周任墓葬遗址、解村墓葬和人头骨丛葬遗址,以及故城西南舍龙城建筑作坊遗址等,燕下都遗址则是一个非常宏大而壮观的概念了。^②(图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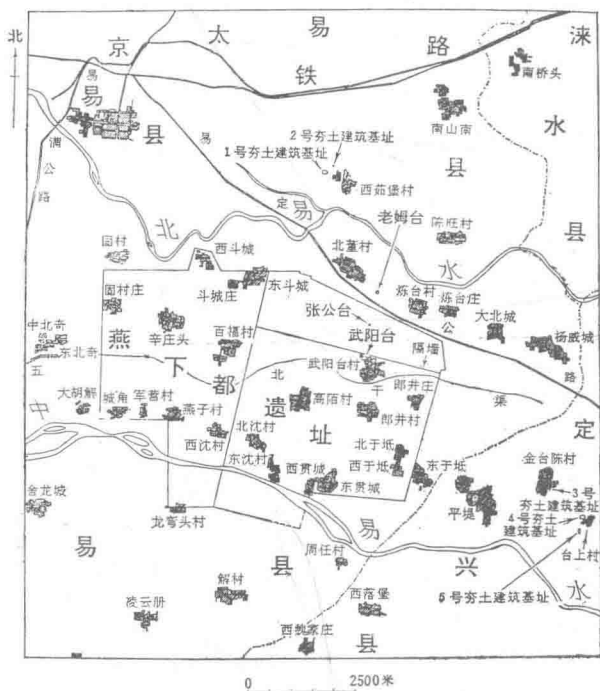


图 1-1-1 燕下都地理位置图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第 593~594 页。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第 12 页。

在燕下都故城内，中部南北纵贯一条古河道，旧称运粮河，东侧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城墙，将全城分成东、西两部分，即东城与西城。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东西约 4.5 公里，南北约 4 公里，夯土城墙基础宽约 40 米，现今地面上还保留着部分残垣，其东、北、西三面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垣以中易水为天然城壕，东、西垣外侧以人工河道为城壕，距北垣外 1 公里的北易水也起着城壕的作用。东城偏北有一道东西走向的隔墙，在其西段西端，有一条自西垣外引出的又分为南、北两支的河道。南支向东、向南，再向东沿三号古河道，经路家台基址南向东南，流入城东垣外的护城河。北支沿二号古河道向北，近北城垣不远处拐折向东，顺北城垣方向流入东端的蓄水池，即《水经注·易水》所称的“金台陂”。这条河道当时是为解决宫殿用水和布置风景的需要而修挖的。南支以北，包括横隔墙南北乃至北城垣外的大部分地段，有众多的宫殿建筑基址，是宫殿区。在横隔墙和东垣北段、北垣上，各有突出城垣的建筑基址一座，当属保护宫殿区的防护设施。在横隔墙西段以北、二号古河道以东、北支以南、宫殿区以西，为军事手工业作坊区。在南支以南大片区域为非军事手工业作坊区，再往南直抵南城垣和东抵东城垣的广大地带为居住区。

西城亦略作方形，因北垣中部向外突出一块，习称“西斗城”。西城东西约 3.5 公里，南北约 3.7 公里，城墙基础宽亦为 40 米左右。地面上城垣有的地段保存较好，现存的西南角南北走向的地段尚高达 6—8 米。从文化遗存看，东城是主体，早于西城，西城是为军事防护需要而增建的附属城郭。

在东城的西北隅有 23 座带高大封土的墓葬，以隔墙和古河道为界分为两个墓葬区。以北的“虚粮冢”墓葬区由分作 4 排的 13 座墓葬组成，以南的“九女台”墓葬区由分作 2 排的 10 座墓葬组成。规模最大的封土长、宽各在 55 米左右，高约 11 米。从“九女台”16 号墓葬形制和发掘出土的器物看，合乎王制，每排当为一代燕侯（公）或燕王及其王后与夫人的陵墓。这种陵墓区，在《周礼·春官·冢人》中叫作“公墓”。燕下都的陵墓区设在都城东城区的西北隅，说明燕国仍然沿袭着殷商晚期和西周时期乃至东周春秋时期的古制。16 号墓葬被考古工作者确定为战国早期，其他墓葬则应为战国早期之后到战国晚期。

在燕下都东城中部偏东以北广大区域，根据残存的建筑基址遗迹，应为宫殿建筑区。在东城东西横墙中段南侧，坐落着大型主体宫殿的武阳台夯土台基，以此为中心，在其以北 1400 多米的中轴线上，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三座大型主体宫殿夯土台基。老姆台在东城北垣外，是现存的第二大台基。在

武阳西南有以老爷庙台为主、东南有以路家台为主的大型主体宫殿夯土台基。隔墙以北、武阳台东北有以小平台为主的大型主体宫殿夯土台基。除武阳台和望景台外，张公台、老姆台、路家台、小平台附近都有地下夯土建筑遗迹或居住址组成的宫殿建筑组群，排列有序，留出一个缺口面向大的主体建筑，显示着主从关系。燕下都宫殿区采用以武阳台大型主体建筑为中心的南北纵轴线布局，辅以对称的宫殿建筑组群的方法，强调了武阳台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其他大型主体建筑，再辅以较低的次要宫室建筑，使整个宫殿区形成高下错落、波浪起伏的空间格局，也使整个宫殿建筑组群显得主次分明和富于变化。(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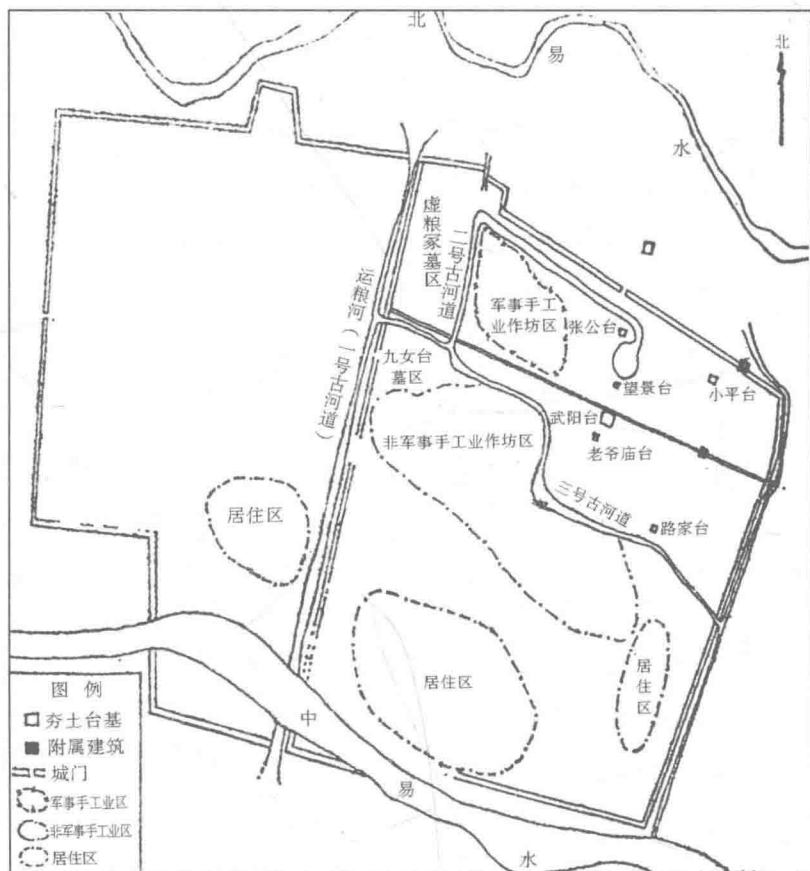


图 1-1-2 燕下都故城平面示意图

在燕下都出土的遗物中,铁器主要有犁铧、镰、镢、耙、铧、斧、凿、刀削、锥、锤、剑、戈、矛、戟、刀、盔甲等。青铜器主要有剑、戈、矛、镞等兵器和铺首。陶器以灰陶为主,但出土的以云母片为髹和料的粗红陶鬲等,则是燕国的代表性陶器。陶器常见的有鬲、釜、豆、孟、尊、罐、壶等。在武阳台、老姆台等宫殿台基周围,以及作坊和居住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制泄水管道、陶井圈和筒瓦、板瓦、瓦当、瓦钉饰以及脊饰等建筑装饰构件。泄水管道皆为圆形管筒状,最精致的把吐水处的端头做成虎头形。瓦当皆为半圆形,以饕餮纹和山云纹为多见,也有的作兽形状或鸟形状。同时出土的还有用于垂脊带当筒瓦顶部立体山字形装饰构件,在其下端正中部分两个侧面压制贴塑抵角双龙纹饰图案。还有一些用于垂脊带当筒瓦背部的瓦钉饰,有的瓦钉饰和被折断的瓦钉连在一起。关于瓦当、垂脊带当筒瓦、脊饰构件、瓦钉与瓦钉饰,我们将另做专门章节介绍。总之,燕下都建筑用瓦和瓦当较当时其他列国同类宫殿建筑构件、物品更为厚重和讲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近十几年来出土的大鸟形立体滴水构件,在我国古代雕塑史上极具独特性。

二、关于燕下都的文献记载

燕国建立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亡,享国九百年,历史悠久。正如《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①考燕国都于易(临易),始于桓侯。前文谈到,《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世本》说:“桓侯徙临易。”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对桓侯徙“临易”,史学界观点不同,一说为今河北省容城辖地,一说为今河北省易县下都武阳城。我们依从下都武阳城之说,并且认为,燕桓侯徙临易,在春秋时期,虽然当时兴筑土木之事不见文献记载,但在春秋早期已见素面瓦当使用,春秋中期出现纹饰瓦当是为燕下都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事实。在战国中期后段,燕昭王(公元前311年—公元前279年在位)于下都兴筑土木之事,有文献记载可证。为了招贤纳士,修复“子之之乱”毁损的宫室建筑,其在都城以北新建宫殿,大兴土木。燕下都都城以及宫殿建筑在列国中,壮观高大,胜出一筹。

关于燕下都故城的地理位置、规模和范围,高台建筑、陵墓区和城内古河

^① 《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标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2页。

道的流迳等方面以及都城的营建年代等，当以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述得最为详尽。

《水经注·易水、滹水》载：“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迳渐离城南，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盖易自宽中，历武夫关东出，是兼武水之称，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渚。武阳大城东南小城，即故安县之故城也。汉文帝封丞相申屠嘉为侯国。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诱云：‘易水迳故安城南外东流，即斯水也。’诱是涿人，事经明证。今水被城东南隅，世又谓易水为故安河。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建《述游赋》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茫，盖谓是处也。’”这里所说的易水是指今中易水，两城辽廓，即指燕下都故城的東西两城。有学者谓两城指良乡的中都和下都武阳城^①，因目前文献资料缺乏，傅建《述游赋》详细记载无从查证，有待于以后深入考证。《水经注》还对北易水即濡水流迳进行了描述：“濡水又东南，迳樊於期馆西，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濡水又东南流，迳荆轲馆北，昔燕丹纳田生之言，尊轲上卿，馆之于此。……濡水又东迳武阳城西北旧渚濡水支流南入城，迳柏冢西。冢垣城侧，即水塘也。四周莹域深广，有若城焉。其水侧有数陵坟高壮，望若青丘，询之古老，访之史籍，并无文证。以私情求之，当是燕都之前故坟也，或言燕之坟莹，斯不然矣。其水之故渚南出，屈而东转，又分为二渚。一水迳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矣。”以上是《水经注》对中易水和北易水两河流迳以及两河流域城馆和冢莹的记叙。以下对两河流迳的昭王时期宫殿建筑遗迹的描述，则是壮观有佳，十分动人了。“其一水东出注金台陂，陂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侧陂西北有钓台，高丈余，方可四十步。陂北十余步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高十余丈。昔慕容垂之为范阳也，戍之，即斯台也。……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旋陂浦，栋堵咸沦，柱础尚存，是其基构，可得而寻。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于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垂。言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故雕墙败馆，尚传镌刻之石，虽

^① 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年，第227页。

未经记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①

关于燕下都故城地理位置以及建筑遗址遗迹，《直隶易州志》《易水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上谷郡图经》《大清一统志》《述异记》《七国考》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如《水经注》所称的“兰马台”，清乾隆《易州志》则称之为“亮马台”——“亮马台，在州东十三里北董村之南古燕城，高约五丈余。四周垣墙现存，门居西北隅，中间土阜直上，底形方，周围二十余步，高约两丈，传言上有殿宇，当操练之时，燕王登殿检阅兵马。”关于燕下都故城，《易州志》曰：“燕城，在州南五里，广袤六十里，东北内外皆有土台，尚多居民。”^②

有关燕下都的文献中，虽未见到对春秋早期的燕桓公营建下都的有关记载，但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关于先秦时期城市乃至都城特征来看，营建都城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状况、居民人口、历史沿革、文化背景以及土木基础等。同时还要考虑历史因素和政治背景，达到主、客观条件的统一。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城乃至整个国力的兴衰变化，一般能够从遗迹和遗物中反映出来，如太子丹时期与燕昭王时期相隔一个世纪，虽然同属战国时期后半段，但从建筑物所用瓦当精整与粗率的不同可以看出其兴衰变化。换言之，在考察燕下都瓦当的沿革变化过程时，就应该考虑到燕下都乃至燕国的兴盛与衰落带来的影响。

第二节 燕下都考古与瓦当出土

燕下都作为燕国的都城，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位。对其调查和考古发掘，是整个燕国历史研究和燕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先秦史和先秦文化研究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燕下都的调查、发掘，可谓是燕文化考古学的发端，倾注了许多学者、专家的极大热情和关注。对燕下都的保护和研究，得到了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燕下都瓦当的出土，为燕国历史研究和燕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系统的实物资料。

① 段熙仲、陈桥驿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27~1029页。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页。